

## 走哪一道门

小时候生在优渥的环境，长大后在待遇丰厚的国际大公司工作，现在生活在被人称羨的国度——瑞士。

然而，“生命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死后又到哪儿去？”这些问题困扰着我。看别人和自己的生活，我就如在看一出出的戏，我会问：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才能、胸怀、机遇，而另一个人没有？然而探索之路并不好走。有人向我传教、有人拉我入道，我都没有选择。不是每个生命都有那个智慧，能够告诉我要的答案，因为世上的生命几乎都是答案的寻找者！

母亲是位了却俗缘的出家人，也曾经是寺院的住持。为寻求真理，她的足迹遍布世界许多国家。一九九八年她来瑞士，事前在电话上说要

带一本书给我看。当我拿到了这本书——《转法轮》时，母亲陪着我读。这是她头一回这么郑重其事地期盼我能够认识到这部法。

由于受一些宗教书籍与名人言集等的影响，我开始的时候带着许多思想观念看《转法轮》，甚至想从宗教里去求证书中所提到的许许多多我不曾听闻过的内容。结果徒然。

后来想：在小圈圈里的人，怎么能够知道圈外、更大圈圈的事情？就象博士生的论文，幼儿园的人怎么看得懂！我告诉自己，应该放下心去读《转法轮》了。

就在我开始转换心态，用恭敬、严肃的心读《转法轮》时，我发现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被打开，《转法轮》一书字面上浅显易懂，内容涵盖之广已经深深震动着我的心！就象曾经被拔掉的插头，现在从新接上；曾经失

## 中秋佳节感念师恩



二零一一年中秋之际，中国大陆和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寄来千万份自制的贺卡、贺词，通过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快乐，感谢师恩。

掉的记忆在被找回；对于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目的之迷，也在被破解！

我决定在大法中修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并配合炼五套功法。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接下页）

## “天安门自焚”——“补拍”的“教材”

“天安门自焚的王进东身上并没有燃火，为什么身上是黑的？警察为什么让王进东喊完口号后还要换上一口气再盖上灭火毯？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为什么完好无损？”

这是在重庆的一个洗脑班里，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帮教”人员提的问题。

面对有理有据的提问，一个公安科长怕这些“帮教”给问住了，赶紧抢着回答：“那是搞的教材嘛！”

这位学员接说：“既然是搞的教材，为什么要栽赃到法轮功身上？你不是说你看过两遍《转法轮》吗？那书上哪句话不是在教人做好人？”

“帮教”们无法回答，洗脑班草草收场。而这个公安科长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却把中共的意图抖落了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来压力，连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人员，也知道栽赃法轮功的那些材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为什么明明知道是假的，却还要以此来逼迫

法轮功学员转变他们的信仰呢？

其实关于王进东“假烧”的破绽非常明显。这一点，连炮制“自焚案”的参与者、在此案中自始至终参与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

李玉强，是中央电视台负责编造诽谤法轮功节目的主要人员之一。二零零二年初，她曾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实为洗脑班），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座谈”。当时有人问“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李玉强不得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她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

法轮功教人向善，禁止自杀和杀生。中共炮制自焚伪案，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

中共连这么歹毒没有人性的谎言都能造得出来，还有什么它做不出来的呢？中共何止是造谣于一时、煽

动仇恨于一时，十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始终维系于这类谣言。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早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就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栽赃法轮功的。

然而这样一个惊天谎言，竟然被中共编排进了学生课本，作为毒害孩子的教材，真是邪恶至极。希望中国人都能洞悉真相，明辨谎言，并将真相分享给亲朋好友。（文／了然）◇



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进东全身烧黑，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不燃烧、不变形；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静静地站立，等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台词，才盖上灭火毯。

一九九五年的一个冬天的夜晚，下了一晚上的大雪，清晨，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汉口中山公园炼功。突然，我听见有两个人大喊：“哎呀，法轮功这么整齐，老人、青年、小孩，人人脸上是慈祥的微笑，没有一丝寒冷的样子，静静地打坐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平时公园里五花八门的气功门派，今天没有一个人了，你们法轮功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太美了，能允许我拍照吗？”他们非常高兴地拍下了一组珍贵的镜头，起名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今天我回忆的，就是这道独特风景线里的几个小故事。

### 一件五千元牛皮

法轮功学员晓惠（化名）一九九六年下岗，在一家服装店打工，一天，一位顾客来买皮衣，挑了半天各种价格的牛皮，最后挑好一件，晓惠收下钱，记上帐，很热情地装好牛皮给了顾客。

晚上盘存，发现差一件价值五千元的牛皮，多出一件五百元的牛皮，这一下晓惠才知道自己错把五千元的牛皮当五百元卖给顾客了！

她心里很难过：本来下岗没工资，才出来打工，这一下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不管怎样，损失再大也是自己造成的，就对老板说：“老板，

## 中山公园里的奇景



图：一九九九年四月，逾千人在武汉常青花园街头炼功。

对不起，这是我造成的，一定照价赔偿，分文不少，只是我现在一下拿不出来，请你宽恕，让我跟你打工抵偿，直到赔清。我是修法轮功的，是不会让别人吃亏的。”

从此，晓惠放下了难过和自我得失的心，每天认真做好该做的工作。几天后，那位买牛皮的顾客竟然将那件价值五千元的牛皮送回来了，说是不太合适，换了一件五百元的牛皮走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不要家长送礼的班主任

中学男教师宇辉（化名），也是一位年轻的班主任。每次开学时，就有很多家长送礼，收到的信封和红包有几千或上万元的礼金，有的在礼盒里装上昂贵的纯金戒指或手链，还有

的送的是昂贵的外国名牌手表等等。

一天上完课，宇辉把所有的礼品摆在讲台上，对全班同学诚挚地说：

“我桌上放的这些礼品，都是你们的家长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送给老师，是想叫老师对你们重视一点，负责一点，让你们将来考取重点大学，有好的工作。但是，好成绩和送礼这些不正之风是不相称的，老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老师希望你们首先学会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让家长多操心，真正通过自己的吃苦、努力、认真学习，才能考取好大学。”

“你们等会儿把送的礼拿回去，告诉你们的家长，老师不收任何礼，也会对你们负责、教好你们的，并请转告，老师谢谢你们的家长，请家长放心。以后，也不准送礼。”

宇辉的学生都记住了“真善忍”。让人羡慕的是，他教的班，每年纪律最好、班风最好、成绩最好、考上重点学校的人数最多。

中山公园炼功点的桩桩往事，仿佛就在眼前。大家在名利面前时时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道德回升，修炼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反响，来学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攀升。（文／湖北武汉 回归）◇

（接前页）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地被净化！

由于来到瑞士生活，在文化、饮食、生活等种种差异无法适应的情况下，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变成了老少年！我得了甲状腺肿大，眼睛严重地往外突，身体越来越肿，没办法爬坡，楼梯爬不到十阶就喘不过气来。

就在一回炼功打完坐时，眼睛张开，感觉自己的眼压变小了，兴奋地跑到镜子前一照，眼睛真的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医生曾经告诉我：“你的甲状腺肿经过开刀或吃药也许能够暂时治好，但很难说不再复发。尤其那双眼球，突出来是根本回不去原样了。”

不过，在大法里不断地按“真、善、忍”提高道德境界的过程中，我

亲身证实了大法医治了现代医学上认为不可能根治的病。

我的眼睛不但回到原样，我还可以在坡路上轻松地往上跑，就象有人在后面推着一样。得到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甚至比原来还健康的身体，我却没有花一毛钱！

炼法轮功不久，有一天先生突然笑着对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忙，上上下下跑来跑去，不休息一下吗？”他这一问，我才突然发现：我的精力怎么变得这么好！更让我惊讶的是，我能比先生更早入睡，而他是上床三分钟内就能熟睡的人！而且我能够一觉到天亮，醒来时，精神饱满。这种变化真的太大了。

我从小就有严重的手汗问题。钢琴老师总是要随时拿块布擦拭留在钢琴上的我的手汗；写作业时，手下

一定要垫块手帕，不然作业本会湿透；立着掌手指朝上，汗水就直往下流！就在炼功后的一天里，坐在巴士上，我习惯性地要擦拭我的手汗，“唉？这么热的天居然没流手汗，也不干，还是滋润的！”后来我真的确定了：我的手汗不流了！

我向来不是个科学迷；让机器来告诉我什么是对错，这很难说服自己。人类的科学确实限定了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我想突破这个认识，有人却说我在搞迷信！其实，实证科学的局限很明显，人不一定得透过“科学”这只眼睛才能看清这个世界，换只眼睛，也许你将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

走哪一道门？最后我选择了“法轮大法”这一门，因为“答案”就在这一门里！（文／柯秀微）



# 铁路职工战兴超、郑景江被劫持至洗脑班

原哈尔滨铁路车辆段牡丹江车辆分段会计，法轮功学员郑景江，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被单位书记等两人和省铁路公安处及牡丹江铁路公安处国保的人，绑架到伊春洗脑班。

同一天，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牡丹江客运分段

职工战兴超也被绑架。单位负责人找到战兴超的妻子欺骗说：要办职工培训班，好吃好喝好招待，如果家属愿意，可以和单位专门派去的人（监视）一起陪同。并且说：这是哈尔滨铁路局的命令，如果不去就由铁路公安介入，限制人身自由。同时还要停职。

二零零二年底，郑景江在牡丹江四道劳教所曾遭受劳教、酷刑迫害。恶警王学文的策划和指使恶人金向哲、郑海鹏用钳子夹郑景江的手指，郑景江手指被夹伤，肋骨被踢伤，这样，恶警还是强制他超负荷劳动。



酷刑演示：用钳子夹手指

零三年秋天，牡丹江四道劳教所出入所，谭姓恶警借口从于波身上抢走经文，对第四监室的四名法轮功学员张明辉、郑景江、孙玉生、于波进行毒打，何绪海亲自脱下上衣，手拿木头方子毒打每一个法轮功学员，恶警邱成用拖鞋抽法轮功学员的嘴巴，吴英志怂恿劳教人员赵顺、隋红军毒打法轮功学员。折腾到半夜被法轮功学员的正念所震慑，后半夜劳教所的上空电闪雷鸣，炸雷似乎要把整个劳教所劈成数段，所有劳教人员和恶警都有些震惊，过后其恶行有所收敛。

解除非法劳教后，铁路公安处恶警曾多次到郑景江家中和妻子（不修大法的常人）单位处骚扰，给家人身



心造成伤害。

牡丹江客运分段法轮功学员战兴超，曾经遭到二次非法劳教，第一次被绑架到牡丹江劳教所，后被牡丹江劳教所转移到绥化劳教所；第二次被绑架到绥化劳教所，遭到严重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一日前后，牡丹江列车客务段法轮功学员战兴超因拒绝单位领导强行令其派送“江鬼”文选，被其单位领导伙同单位保卫处非法拘禁，一天后被送往铁路看守所，非法拘留，被劫持至黑龙江省绥化劳教所劳教。

绥化劳教所一大队非法关押了许多大法弟子，又称为法轮功大队。副大队长刘伟、教导员高中海、中队长廉兴、刁雪松、干警金庆富、李健、石剑、李喜春等极为邪恶，大法弟子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被吊挂、背吊、头上蒙塑料袋、烟熏、火烤、灌芥末油、浇凉水、坐铁椅子、用烟头烧手指甲、竹签钉手指甲、电棍电、胶皮棒打、拳打脚踢、扇耳光、罚站、剥夺睡眠、超时劳动、用品、不许上厕所等等。

强迫法轮功学员唱邪党歌曲、背所规队纪。因此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战兴超被3天上大挂、用烟头烫指甲、指甲都烫黑。

在中共邪党执政下的牡丹江地区，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状态，每家都有失业（中共邪恶为了装饰门面，对外谎称叫“下岗”），有的甚至全家失业，家中有一个有稳定收入的国营职工，让很多人都羡慕。所以，恶人就以停职断绝经济来源对战兴超及其家人相威胁，可想而知，这个威胁对这个家庭的冲击力有多大了，这些年

很多铁路系统的很多法轮功学员就是这样被欺骗到洗脑班去迫害的。

如今，战兴超在欺骗、威胁、强制下被劫持到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的伊春洗脑班。

伊春洗脑班是中共当局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在黑龙江省伊春市非法设置的，美其名曰“法制学校”，实质是专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精神洗脑的私设监狱。伊春市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等多方面的侮辱和迫害，在这根本没有自由，每天强迫看诽谤法轮大法的录像和污蔑文字。

二零一一年八月，黑龙江省省直机关工委、伊春市政法委、各区政法委、“六一零”等把伊春市洗脑班转为对全省的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从成立至今，伊春市洗脑班绑架了多名伊春市法轮功学员，用残酷的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悔过书、决裂书等“三书”强迫转化。

伊春洗脑班位于伊春市老政府对面星星索歌厅楼4楼，门牌122号，左边是武警部队，右边有一个洗澡的浴池，原来是一个防疫站。星星索歌厅三楼以上的几层楼都装修成象旅店一样，每个房间四张床，还有些房间闭着门。

黑龙江省“六一零”的王诉（音）经常去伊春洗脑班，和梁宝金等叫嚣要办三年洗脑班（从二零一零年开始）。洗脑班里有九个人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六个属洗脑班的人，还有两名街道人员，一个五十岁的西林区某科长。

## 陈雁微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下午，牡丹江法轮功学员陈雁微在平安街西九条路米兰二区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时，被小区保安绑架到西安分局。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西安分局民警臧某、刘某等人到陈雁微家中非法抄家，但一无所获，遂把陈雁微非法关押到兴隆看守所，以种种借口不让家属见人，现非法劳教她一年。

# 科学与真理

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等同于真理。实际上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Scientia, 原意是“学问”, 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

现代人所说的科学, 通常指西方实证科学, 它的哲学基础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 物质与精神。然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体。

这样一来, 精神活动游离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视野之外, 道德更成了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说教。其后果之一, 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引发工业革命、带来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时代, 谁也没想到 200 年后的人类会因此陷入温室气体带来的窘境。

杀虫剂 DDT 的人工合成, 曾被认为是人类之福, 因为它能使作物免于虫害, 然而人们没料想到的是, 若干年后虫子产生了抗药性, 而人类的食物中却发现了 DDT, 更让人惊恐的是青少年体内、甚至母亲的乳汁中也发



图: 爱因斯坦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吗啡毁灭的生命比它拯救的还要多。

爱因斯坦发现质能方程( $E=MC^2$ )的时候, 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核威胁”成为人类头上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爱因斯坦也认识到了, 现代科学将精神和物质分离而带来的局限。他说: “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 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 全取决于自己, 而不取决于工具。”在爱因斯坦看来, 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 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 在这一点上他想不出, 除了传统信仰之外, 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爱因斯坦说: “先知们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

现了 DDT。

吗啡是临床上局部麻醉的良药, 它使更多的生命从手术台上被拯救。然而今天, 吗啡的吸食者以千万计算,

## “为啥外国人可以安锅, 我就不能安?”

在中国北方一个大城市, 一个混住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小区发生了一件事: 此小区外国居民很多, 每户外国人家都安有卫星天线(俗称大锅), 有一户中国人也安了一个。这天, 小区来了几个广电的工作人员和穿着警服的人, 要强制拆除这户中国人的大锅, 说“国家有规定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可以安锅, 中国人不许安锅。”

男主人说: “卫星在天上不就是让人看的吗? 准外国人看, 不准中国人看, 什么道理?”穿制服的人见说不了, 就想动手拆, 男主人用身子一挡: “看谁敢动我的私人物品? 有规定拿来让我看, 拿不出来, 就是无理取闹, 我要告你们!”见主人这么强势, 穿制服的人灰溜溜地撤了。

围观者议论纷纷: “为啥外国人要安锅? 因为中国的节目不真实!” “哦, 他们骗不了外国人了, 就来骗中国人啊!” “中国人又不是傻瓜, 就得要了解了解真实情况!” ◇

## “1400 例”是如何炮制出来的

江氏集团在 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的迫害时, 炮制出一个所谓的 1400 例, 指控说, 炼法轮功炼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仅举一例:

黑龙江省阿城市新华乡崔家屯李淑贤, 女, 三十岁, 九九年七月, 李淑贤因患胃溃疡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病重期间, 正是在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江氏集团在全国迫害法轮功之时。当时李淑贤家庭生活非常贫困, 很难交上住院费。在这关键时刻, 医院院长出现了, 主动告诉家属: 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炼法轮功”的, 医院就免费治疗, 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达成了协议。于是, 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到医院采访, 用编好的台词教李淑贤丈夫说: “妻子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的, 把身体

练出了病, 因为她练‘辟谷’身体才这么瘦, 得了胃溃疡, 害得我们住院都住不起。”李淑贤的丈夫就反复练习记者写好的台词, 直到记者满意, 才进行录像采访。就这样, 一桩栽赃法轮功, 以谎言、欺骗为题材的假戏出台了。

哈尔滨市《新晚报》, 在九九年七月三十日前发表文章, 并配有照片(李淑贤的母亲抱着她), 题目为“练‘法轮功’练出个活骷髅”。文章中李淑贤说: “法轮功把我坑苦了, 是共产党挽救了我, 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

李淑贤没想到, 受到“免费治疗”之后, 病情反而不断加重, 全身抽搐, 最后被该医院强制出院。

新华乡政府及阿城市政府看到《新晚报》的文章后, 对此事进行调查, 将李淑贤的亲戚抓到新华乡派出所, 由派出所民警审讯, 问: “是不是你教李淑贤练的法轮功?”亲戚说: “我没教过她练法轮功。”并为此事签写证明。

照纸上念可免去你的医药费



结果证实: 李淑贤不是练法轮功的。不久, 李淑贤死亡。新华乡政府干部对她丈夫说: “你去告他们, 你为他们做了假证, 他们不守信用, 病没看好就给撵出院了, 我帮你们撑腰, 你要是告赢了能得好几万元钱呢。”当时她家属考虑, 当权者在打压法轮功, 我去告谁呀! 不告还抓呢!

可是, 此事被新闻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在哈尔滨电视台播出; 又在黑龙江电视台播出; 然后又在中央电视台“走进千万家”栏目播出, 列入诽谤法轮功的所谓 1400 例中。◇